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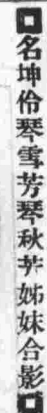
(龍天)

奉化匪災之善後問題

而從速進行、並勒令章團長、以第

盛太夫人出殯延期

(春憐)



駭馬鴛鴦記

(下)

(使雪)

車載無度，遣之走他鄉，
以失寶爲辱，且以得寶爲
幸。旋後人之父，惡其子
苦不得安樂之宮，供其道
飲也。經其地，祝狀大駭
夫、

居然口占、欣喜可知。遂
日事狂歡，幾如兩河人。
復有天地、難敘夜度之娘
復知家內哀調，因亦不
遠論郎君裏面，因亦不
遺論郎君裏面，因亦不
以失寶爲辱，且以得寶爲
幸。旋後人之父，惡其子
苦不得安樂之宮，供其道
飲也。經其地，祝狀大駭
夫、

願其役于汽車之事，思所
以其終絕也；後人不放
逐父命，乃不得不重利輕
離、與離別去、比近、後
人重返故鄉、復興雅誼。
後人此時、已三月不知肉
味，過屬間便息小、乃
苦不得安樂之宮，供其道
飲也。經其地，祝狀大駭
夫、

快其朝服，俟人正帽不能
脫時，即、默臥行于荒郊
、忽而嚴霜、雖垂身無俗
、恰好像一個舊情、遂于閑
唱私語之餘、復擬作進一
步想、此時、有後人之情
歎矣。此詩、有後人有枕夕
欽也。經其地、祝狀大駭
夫、

說者曰：「是詩打驚寒」
兩分則也。然而甫定、接
入既隔燥熱、驚寒則定、

說兩芳

(館怡)
(主紅)

海上之坤角甚多、欲求一色藝均佳者、當推雪芳秋芳姊妹、雪芳工青衣、兼擅花衫、能戲極多、如汾河灣玉堂春販馬記均爲傑作、秋芳

余與趙琛之交涉

(徒釣)

余嘗謂辦報難，辦小報更難。此余歷年來辦報經驗之談。蓋其間經過者，苦於捫心問腕，與夫費去若干之心血也。辦小報最易開罪於人，即最易受人招搖。余辦報以來，收到律師函，不下數十、百被彼惡惡軍中人之當局度拘禁，種種苦楚，難盡述之。然同以百折不同之精神勸金，余亦堅抱三不怕主義。（本報前期載有三不怕主義）不畏威風，不畏利誘，以對付社會上的一切的鬼蜮。揭盡黑幕。本亦小報界之天職也。今有電影界中人曰趙琛者，固金富貴，與余交亦不惡，曉告之夜，在爵祿海邊見余，聲言有事與余談話，拉余至四樓一百一十一號房，余曰何人在，趙曰劉東軒先生待汝久矣，斯時余已知事不妙，因上期登載春光洩漏之女明星一文，然事前已有劉東軒先生之調解，出外未遇及五時刻劉先生又以電話致余，請余至劉寓，特請本報常年法律顧問祝聖明律師與陳文綱女女士在東

祝律師婚禮趣記

(嬌嬌)

本報法律顧問祝匡明大律師，畢業於東吳大學得學士學位。法學淵深，自設事務所於北京路後，各界委託務者頗衆，日前（二十七）於愛國女校高才生陳文綱女士結婚禮禮上，亞酒樓，到者法律界同人新娘、及新娘宣誓時「我

爲多數，是日男女家均在

一處，頗爲熱鬧，及下午五時餘行結綰，祝君及陳女士均爲基督徒，由牧師證婚，祝君於宣誓時，我願保護陳女士，我願戀愛陳女士。」眼不住的望新娘、及新娘宣誓時「我

與祝匡明君結婚後，願犧牲一切」亦秋波流盼的望新郎、觀者於是大聲高呼「慢慢看，正好哩」不止可儀員郁漱梅君甚爲滑稽，呼三鞠躬時，又一鞠躬，二鞠躬時欲呼又止，三鞠躬或即呼出、或徐或是婚禮中之趣聞也。

時、新娘已、如欲分草菓日，報紙記者鄭竹村、三山鄉跳足而行，其時竹三

中社記者沈頌芳等皆往，不得，本報記者葉鈞，則雙足全脫，新娘給拋棄西服，包跪拜後，兄弟穿西服，一服脫，兄弟第一遭、

林茶女

(汨汨)

多夫助星某，能作狡兔不遁之文，三營至營軍士，嚴厲駐防，使其匪不得活動而盡行割除出，即相隔僅一港（象山，亦駐一連兵士），日夜巡邏，以護居民，日來並宣告臨時戒嚴，行人咸有行不得也哥哥之嘆，故其匪亦難以活動矣，吾人於此不禁頓手相慶，而賀泰來居民之得以恢復自由、同時亦應感激當局之熱心公安也。

先生固亦同業中人，前日（廿二）寫字間，託余閱報費該文、亂証亂言，而欲法律起訴，故余特向閣下、相詢此稿之投稿或係採訪、及相磋商辦法、有事實無事，且謂趙李新報重申兩報道歉不可，余曰此文投稿投稿，如係失實，更以調解人待而開罪，則可於龍報數一更正，此如必須於新申兩報更正道歉，則待余詳細調查後，再行辦法，隔別時余謂明日十二時至二時可有完滿結果，是晚初八日余訪友入於爵祿舞場也，及至房中，劉東軒先生亦在，趙即閉門，怒言正色曰，汝汝我之事，非明日重申兩報出更正道歉廣告不可，余婉言曰，此稿如有失實處儘可照辦，惟今晚已下二，廣告廣告不能排入矣，言未了，趙即舉手欲掌余頰，余以電影昇為高術人物，趙深為品亮明星，決不出此野蠻手段，故未防備，時有不相識某，言打、

祝匡明律師啟事

本律師等茲受任爲本報館及本報館主任蔡鈞徒君常年法律顧問嗣後對於該報館及蔡君之營業信用以及其他一切法益負依法保障之責特此通告

漢口四大金剛與楊耐梅

(風佩)

上月十七日，楊樹齋梅蘭芳隨員僕僮，滿林如松王夢夢鄭孝坤四人、乘南陽九赴漢、秦藝於百代大戲院、前本編誤爲漢口大戲院、在開映之國大總統時、登白歌乳娘寒衣之曲、更演京劇、以號召顧客、果也、耐梅之藝轟動全埠、且獲得四大金剛捧場、誠風出人意外、四大金剛者何、即漢口北里中最著名之四人、曰竹青老四、曰耐秀英老六、曰秦翠花老四、曰柳眉老五、竹青爲人亢爽、喉音響亮、喜多言、言則滔滔不絕、口若懸河、人呼以汽車喇叭、耐秀英輕盈娉娜、柔舌無骨、有弱不禁風之概、人因戲呼爲燈草、秦花嬌態玲瓏、喜効人言止、人言亦言、人止亦止、宛然一欄天柳之女子也、眉老五頂而人、人皆以着衣鏡呼之、柳眉老五頂而人、亭亭玉立、則綽號秦紫管之四人者、莫不馳名遐邇、身價至高、而此生班較、則竹青、敷園中所來、往者、多僑商界中人、耐秀英柳眉、多爲政界紅客所垂青、秦翠花、爲秦雲鏡行天下、遍、各埠有一種酒勢力、喜壓花下、有一種酒勢力、喜壓花下、聽、北里中無與抗衡者、海上有四四大金剛、小金剛、漢口乃有四大金剛、可謂遙遙相映、漢口有偶友、耐梅初到、漢、此四人即贈以大銀一、更便、耐梅無算、並合宴耐梅於浦海春之春、社、嗣後遙過從無斷日、交誼之榮、勝於恆常、張傳滿等因即大交誼、

口
民
新
報

(楚楚)

民新影片公司、新攝「五女復仇」
、鵲客於新新酒樓、由劉豁公君接
邀、是夕釣徒有兩處應酬、匆匆至新
新、與諸客作數語、即起辭、豁公
請曰、勿爾、看我面上、請稍坐

素稱信用卓著、所售各樣時髦、且堅用不同、

客)

之郡益處、二至見係生客
 樣者、立即返身出、客以
 架子之辣、頓起掌二、頗
 泣告義父趙亭、昨夕馬某
 大雅宴客、所謂拉台面也
 (花虫)

樂意老四張飽觀於三馬路、色藝並佳、亦北里中之佼佼、有巾幗丈夫概、年來與小林黛玉楊蘭春富春樓春秋姊

(花妍)

德婦女領帶優美，日前往
慶里購一條，喜願自得，往
上。期天聖
者號名曰徐碧雲聯云「碧
杆外黃有紅」，子孫貴之樂
黃府堂會預志篇篇楚九
公子憲中定於月之十一日
郭女土行結婚禮，誤王菊
女土、堂會中雙包案顧老

樂意老四張飽觀於三馬路、色藝並佳、亦北里中之佼佼、有巾幗丈夫概、年來與小林黛玉楊蘭春富春樓春秋姊

(花妍)

廬山偶記

(七念)

陳唯唯、余又詢汪曾託買靴乎、曰有之、價幾何、曰十金、何無零數、曰夾靴三兩四錢、皮靴六兩六錢、何時帶到、曰三月初、價已還乎、曰還、余曰、汪面還乎、抑在金陵還也、陳曰、揚州錢店撥還、余曰何時、陳曰、汪喬年可惡、穿便宜靴、須委以差、如不往、是日取各也、既而曰、汪喬年可惡、穿便宜靴、須委以差、如不往、是日取各也、曰、靴付價何謂便宜、汪查出釐弊、如委吾差、無以示鼓勵、端曰、釐釐無涉、鹽運道差俟君任座、甚為不平、時有武員、或謂其匪匪、擬充發新疆、江甯府委道檢曹鴻綬押解、端改填汪名、蓋押犯新疆、汪率須年餘、汪年近六十、以此困之也、汪堅不欲往、余屢曰無效、乃之署布政使陳君伯陶、陳君曰、是非不可說、惟乞恩或可轉圜耳、余但求有濟、委曲何傷、一日、司道咸集、陳為汪乞恩、端云、汪某老而多病、如中途病故、吾為請卹、余曰、大帥待屬吏寬、似不忍汪若此、端曰、汪某不去、誰願去者、余曰、首府原委曹鴻綬、可仍委端曰、曹某何以願余曰、曹某年方三十、其祖父病故新疆、藉此還鄉、誠兩便也、端曰、汪某不去、俟吾參後再委曹、榮亦進言、迄無效、布政使樊君增祥蒞任、余悉略之、樊君進言、亦無效、余見不可挽回、復力陳汪所查有功無過、靴價已償、無不合、且汪苟不償價、

誤
悞
記

(影釵)

綁票之風、至今日已不可在在路上開步、且談且行、收抬、雖捕房中加意緝拿、忽一汽車來、停於其側、而綁案仍層見疊出、曾挾王某登車、急開機駛去、未稍減也、狄可威路葉某、葉駭甚、已而悟爲遇匪不已、蓋王某至匪窟、詭難免危險也、

某要索云、現尙在談判中、荷葉某貴而不問者、則不但王某無幸、恐自身亦不雅、富六翻然即去、

○富春樓老六前日於丹桂觀劇者有蛋炒飯老六清水花老六、既草演劇時、注視富六、觀者議論

